

北齐书（上）

帝纪第一

神武上

齐高祖神武皇帝，姓高名欢，字贺六浑，渤海蓆人也。六世祖隐，晋玄菟太守。隐生庆，庆生泰，泰生湖，三世仕慕容氏。及慕容宝败，国乱，湖率众归魏，为右将军。湖生四子，第三子谧，仕魏，位至侍御史，坐法徙居怀朔镇。谧生皇考树，性通率，不事家业。住居白道南，数有赤光紫气之异，邻人以为怪，劝徙居以避之。皇考曰：“安知非吉？”居之自若。及神武生而皇妣韩氏殂，养于同产姊婿镇狱队尉景家。

神武既累世北边，故习其俗，遂同鲜卑。长而深沉有大度，轻财重士，为豪侠所宗。目有精光，长头高颧，齿白如玉，少有人杰表。家贫，及聘武明皇后，始有马，得给镇为队主。镇将辽西段长常奇神武貌，谓曰：“君有康济才，终不徒然。”便以子孙为托。及贵，追赠长司空，擢其子宁用之。神武自队主转为函使。尝乘驿过建兴，云雾昼晦，雷声随之，半日乃绝，若有神应者。每行道路，往来无风尘之色。又尝梦履众星而行，觉而内喜。为函使六年，每至洛阳，给令史麻祥使。祥尝以肉啖神武，神武性不立食，坐而进之。祥以为慢己，笞神武四十。及自洛阳还，倾产以结客。亲故怪问之，答曰：“吾至洛阳，宿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，朝廷惧其乱而不问。为政若此，事可知也。财物岂可常守邪？”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。与怀朔省事云中司马子如及秀容人刘贵、中山人贾显智为奔走之友，

怀朔户曹史孙腾、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结。刘贵尝得一白鹰，与神武及尉景、蔡俊、子如、贾显智等猎于沃野。见一赤兔，每搏辄逸，遂至回泽。泽中有茅屋，将奔入，有狗自屋中出，噬之，鹰兔俱死。神武怒，以鸣镝射之，狗毙。屋中有二人出，持神武襟甚急。其母两目盲，曳杖呵其二子曰：“何故触大家！”出瓮中酒，烹羊以饭客。因自言善暗相，遍扞诸人皆贵，而指麾俱由神武。又曰：“子如历位，显智不善终。”饭竟出，行数里还，更访之，则本无人居，乃向非人也。由是诸人益加敬异。

孝昌元年，柔玄镇人杜洛周反于上谷，神武乃与同志从之。丑其行事，私与尉景、段荣、蔡俊图之。不果而逃，为其骑所追。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，武明后于牛上抱负之。文襄屡落牛，神武弯弓将射之以决去。后呼荣求救，赖荣遽下取之以免。遂奔葛荣，又亡归尔朱荣于秀容。先是，刘贵事荣，盛言神武美，至是始得见，以憔悴故，未之奇也。贵乃为神武更衣，复求见焉。因随荣之厩。厩有恶马，荣命翦之。神武乃不加羁绊而翦，竟不蹄啮，已而起曰：“御恶人亦如此马矣。”荣遂坐神武于床下，屏左右而访时事。神武曰：“闻公有马十二谷，色别为群，将此竟何用也？”荣曰：“但言尔意。”神武曰：“方今天子愚弱，太后淫乱，孽宠擅命，朝政不行。以明公雄武，乘时奋发，讨郑俨、徐纥而清帝侧，霸业可举鞭而成。此贺六浑之意也。”荣大悦，语自日中至夜半，乃出。自是每参军谋。后从荣徙据并州，抵扬州邑人庞苍鹰，止团焦中。每从外归，主人遥闻行响动地。苍鹰母数见团焦赤气赫然属天。又苍鹰尝夜欲入，有青衣人拔刀叱曰：“何故触王！”言讫不见。始以为异，密覘之，唯见赤蛇蟠床上，乃益惊异。因杀牛分肉，厚以相奉。苍鹰母求以神武为义子。及得志，以其宅为第，号为

南宅。虽门巷开广，堂宇崇丽，其本所住团焦，以石堊涂之，留而不毁，至文宣时，遂为宫。

既而荣以神武为亲信都督。于时魏明帝衔郑俨、徐纥，逼灵太后，未敢制，私使荣举兵内向。荣以神武为前锋。至上党，明帝又私诏停之。及帝暴崩，荣遂入洛，因将篡位。神武谏，恐不听，请铸像卜之，铸不成，乃止。孝庄帝立，以定策勋，封铜鞮伯。及尔朱荣击葛荣，令神武喻下贼别称王者七人。后与行台于暉破羊侃于泰山，寻与元天穆破邢杲于济南。累迁第三镇人酋长，常在荣帐内。荣尝问左右曰：“一日无我，谁可主军？”皆称尔朱兆。曰：“此正可统三千骑以还，堪代我主众者，唯贺六浑耳。”因诫兆曰：“尔非其匹，终当为其穿鼻。”乃以神武为晋州刺史。于是大聚敛，因刘贵货荣下要人，尽得其意。时州库角无故自鸣，神武异之，无几而孝庄诛荣。

及尔朱兆自晋阳将举兵赴洛，召神武。神武使长史孙腾辞以绛蜀、汾胡欲反，不可委去。兆恨焉。腾复命，神武曰：“兆举兵犯上，此大贼也，吾不能久事之。”自是始有图兆计。及兆入洛，执庄帝以北，神武闻之，大惊。又使孙腾伪贺兆，因密覘孝庄所在，将劫以举义，不果。乃以书喻之，言不宜执天子以受恶名于海内。兆不纳，杀帝，而与尔朱世隆等立长广王晔，改元建明。封神武为平阳郡公。及费也头纥豆陵步藩入秀容，逼晋阳，兆征神武。神武将往，贺拔焉过儿请缓行以弊之。神武乃往往逗遛，辞以河无桥不得渡。步藩军盛，兆败走。初，孝庄之诛尔朱荣，知其党必有逆谋，乃密敕步藩令袭其后。步藩既败兆等，以兵势日盛，兆又请救于神武。神武内图兆，复虑步藩后之难除，乃与兆悉力破之。藩死，深德神武，誓为兄弟。时世隆、度律、彦伯共执朝政，天光据关右，兆据并州，仲远据东郡，各拥兵为暴，天下苦之。

葛荣众流入并、肆者二十余万，为契胡陵暴，皆不聊生，大小二十六反，诛夷者半，犹草窃不止。兆患之，问计于神武。神武曰：“六镇反残，不可尽杀，宜选王素腹心者私使统焉。若有犯者，直罪其帅，则所罪者寡。”兆曰：“善，谁可行也？”贺拔允时在坐，请神武。神武拳殴之，折其一齿，曰：“生平天柱时，奴辈伏处分如鹰犬，今日天下安置在王，而阿鞠泥敢诬下罔上，请杀之。”兆以神武为诚，遂以委焉。神武以兆醉，恐醒后或致疑贰，遂出，宣言受委统州镇兵，可集汾东受令。乃建牙阳曲川，陈部分。有款军门者，绛巾袍，自称梗杨驿子，愿厕左右。访之，则以力闻，常于并州市搭杀人者，乃署为亲信。兵士素恶兆而乐神武，于是莫不皆至。居无何，又使刘贵请兆，以并、肆频岁霜旱，降户掘黄鼠而食之，皆面无谷色，徒污人国土，请令就食山东，待温饱而处分之。兆从其议。其长史慕容绍宗谏曰：“不可，今四方扰扰，人怀异望，况高公雄略，又握大兵，将不可为。”兆曰：“香火重誓，何所虑也。”绍宗曰：“亲兄弟尚尔难信，何论香火！”时兆左右已受神武金，因谮绍宗与神武旧有隙，兆乃禁绍宗而催神武发。神武乃自晋阳出滏口。路逢尔朱荣妻北乡长公主，自洛阳来，马三百匹，尽夺易之。兆闻，乃释绍宗而问焉。绍宗曰：“犹掌握中物也。”于是自追神武。至襄垣，会漳水暴长，桥坏。神武隔水拜曰：“所以借公主马，非有他故，备山东盗耳。王受公主言，自来赐追，今渡河而死不辞，此众便叛。”兆自陈无此意，因轻马渡，与神武坐幕下，陈谢，遂授刀引头，使神武斫己。神武大哭曰：“自天柱薨背，贺六浑更何所仰，愿大家千万岁，以申力用。今旁人构间至此，大家何忍复出此言！”兆投刀于地，遂刑白马而盟，誓为兄弟，留宿夜饮。尉景伏壮士欲执兆，神武啮臂止之曰：“今杀之，其党必奔归聚结。兵饥马瘦，不

可相支，若英雄崛起，则为害滋甚。不如且置之。兆虽劲捷，而凶狡无谋，不足图也。”旦日，兆归营，又召神武，神武将上马谥之，孙腾牵衣，乃止。兆隔水肆骂，驰还晋阳。兆心腹念贤领降户家累别为营，神武伪与之善，观其佩刀，因取之以杀其从者，从者尽散。于是士众咸悦，倍愿附从。初，魏真君内学者奏言上党有天子气，云在壶关大王山。太武帝于是南巡以厌当之，累石为三封，斩其北凤凰山，以毁其形。后上党人居晋阳者，号上党坊，神武实居之。及是行，舍大王山六旬而进。将出滏口，倍加约束，纤毫之物，不听侵犯。将过麦地，神武辄步牵马。远近闻之，皆称高仪同将兵整肃，归心焉。遂前行，屯邺，求粮相州刺史刘诞，诞不供。有军营租米，神武自取之。

魏普泰元年二月，神武自军次信都，高乾、封隆之开门以待，遂据冀州。是月，尔朱度律废元暉而立节闵帝，欲羈縻神武。三月，乃白节闵帝，封神武为渤海王，征使入觐。神武辞。四月癸巳，又加授东道大行台、第一镇人酋长。庞苍鹰自太原来奔，神武以为行台郎，寻以为安州刺史。神武自向山东，养士缮甲，禁侵掠，百姓归心。乃诈为书，言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，众皆愁怨。又为并州符，征兵讨步落稽。发万人，将遣之，孙腾、尉景为请留五日，如此者再。神武亲送之郊，雪涕执别，人皆号恸，哭声动地。神武乃喻之曰：“与尔俱失乡客，义同一家，不意在上乃尔征召。直向西已当死，后军期又当死，配国人又当死，奈何！”众曰：“唯有反耳！”神武曰：“反是急计，须推一人为主。”众愿奉神武。神武曰：“尔乡里难制，不见葛荣乎？虽百万众，无刑法，终自灰灭。今以吾为主，当与前异，不得欺汉儿，不得犯军令，生死任吾则可，不尔不能为，取笑天下。”众皆顿颡，死生唯命。神武

曰若不得已。明日，椎牛飨士，喻以讨尔朱之意。封隆之进曰：“千载一时，普天幸甚。”神武曰：“讨贼，大顺也；拯时，大业也。吾虽不武，以死继之，何敢让焉！”

六月庚子，建义于信都，尚未显背尔朱氏。及李元忠与高乾平殷州，斩尔朱羽生首来谒，神武抚膺曰：“今日反决矣。”乃以元忠为殷州刺史。是时兵威既振，乃抗表罪状尔朱氏。世隆等秘表不通。八月，尔朱兆攻陷殷州，李元忠来奔。孙腾以为朝廷隔绝，不权立天子，则众望无所系。十月壬寅，奉章武王融子渤海太守朗为皇帝，年号中兴，是为废帝。时度律、仲远军次阳平，尔朱兆会之。神武用窦泰策，纵反间，度律、仲远不战而还。神武乃败兆于广阿。十一月，攻邺，相州刺史刘诞婴城固守。神武起土山，为地道，往往建大柱，一时焚之，城陷入地。麻祥时为汤阴令，神武呼之曰：“麻都！”祥惭而逃。永熙元年正月壬午，拔邺城，据之。废帝进神武大丞相、柱国大将军、太师。是时青州建义，大都督崔灵珍、大都督耿翔皆遣使归附。行汾州事刘贵弃城来降。闰三月，尔朱天光自长安、兆自并州、度律自洛阳、仲远自东郡同会邺，众号二十万，挟洹水而军，节闵以长孙承业为大行台总督焉。神武令封隆之守邺，自出顿紫陌。时马不满二千，步兵不至三万，众寡不敌。乃于韩陵为圆阵，连牛驴以塞归道，于是将士皆有死志，四面赴击之。尔朱兆责神武以背己，神武曰：“本戮力者，共辅王室，今帝何在？”兆曰：“永安枉害天柱，我报仇耳。”神武曰：“我昔日亲闻天柱计，汝在户前立，岂得言不反邪？且以君杀臣，何报之有？今日义绝矣。”乃合战，大败之。尔朱兆对慕容绍宗叩心曰：“不用公言，以至于此！”将轻走。绍宗反旗鸣角，收聚散卒，成军容而西上。高季式以七骑追奔，度野马岗，与兆遇。高昂望之不见，哭曰：“丧吾弟矣！”夜

久，季式还，血满袖。斛斯椿倍道先据河桥。初，普泰元年十月，岁星、荧惑、镇星、太白聚于觜，参色甚明。太史占云当有王者兴。是时神武起于信都，至是而破兆等。四月，斛斯椿执天光、度律送洛阳。长孙承业遣都督贾显智、张欢入洛阳，执世隆、彦伯斩之。兆奔并州。仲远奔梁州，遂死焉。时凶蠹既除，朝廷庆悦。初，未战之前月，章武人张绍夜中忽被数骑将逾城，至一大将军前，敕绍为军导向邺，云佐受命者除残贼。绍回视之，兵不测，整疾无声。将至邺，乃放焉。及战之日，尔朱氏军人见阵外士马四合，盖神助也。

既而神武至洛阳，废节闵及中兴主而立孝武。孝武既即位，授神武大丞相、天柱大将军、太师、世袭定州刺史，增封并前十五万户。神武辞天柱，减户五万。壬辰，还邺，魏帝饯于乾脯山，执手而别。

七月壬寅，神武帅师北伐尔朱兆。封隆之言：“侍中斛斯椿、贺拔胜、贾显智等往事尔朱，普皆反噬，今在京师，宠任，必构祸隙。”神武深以为然，乃归天光、度律于京师，斩之。遂自滏口入。尔朱兆大掠晋阳，北保秀容。并州平。神武以晋阳四塞，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。尔朱兆既至秀容，分兵守险，出入寇抄。神武扬声讨之，师出止者数四，兆意怠。神武揣其岁首当宴会，遣窦泰以精骑驰之，一日一夜行三百里，神武以大军继之。二年正月，窦泰奄至尔朱兆庭。军人因宴休惰，忽见泰军，惊走。追破之于赤洪岭。兆自缢，神武亲临厚葬之。慕容绍宗以尔朱荣妻子及余众自保乌突城，降，神武以义故，待之甚厚。

神武之入洛也，尔朱仲远部下都督桥宁、张子期自滑台归命，神武以其助乱，且数反覆，皆斩之。斛斯椿由是内不自安，乃与南阳王宝炬及武卫将军元毗、魏光、王思政构神武于魏帝。

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。故魏帝心贰于贺拔岳。初，孝明之时，洛下以两拔相击，谣言曰：“铜拔打铁拔，元家世将末。”好事者以二拔谓拓拔、贺拔，言俱将衰败之兆。时司空高乾密启神武，言魏帝之贰，神武封呈。魏帝杀之，又遣东徐州刺史潘绍业密敕长乐太守庞苍鹰令杀其弟昂。昂先闻其兄死，以槊刺柱，伏壮士执绍业于路，得敕书于袍领，来奔。神武抱其首，哭曰：“天子枉害司空！”遽使以白武幡劳其家属。时乾次弟慎在光州，为政严猛，又从部下取纳，魏帝使代之。慎闻难，将奔梁。其属曰：“公家勋重，必不兄弟相及。”乃弊衣推鹿车归渤海。逢使者，亦来奔。于是魏帝与神武隙矣。

阿至罗虜正光以前常称藩，自魏朝多事，皆叛。神武遣使招纳，便附款。先是，诏以寇贼平，罢行台。至是，以殊俗归降，复授神武大行台，随机处分。神武常赉其粟帛，议者以为徒费无益，神武不从，抚慰如初。其酋帅吐陈等感恩，皆从指麾，救曹泥，取万俟受洛干，大收其用。河西费也头虜纆豆陵伊利居河池，恃险拥众，神武遣长史侯景屡招不从。

帝纪第二 神武下

天平元年正月壬辰，神武西伐费也头虜纥豆陵伊利于河西，灭之，迁其部于河东。

二月，永宁寺九层浮图灾。既而人有从东莱至，云及海上人咸见之于海中，俄而雾起乃灭。说者以为天意若曰：永宁见灾，魏不宁矣；飞入东海，渤海应矣。

魏帝既有异图，时侍中封隆之与孙腾私言，隆之丧妻，魏帝欲妻以妹。腾亦未之信，心害隆之，泄其言于斛斯椿。椿以白魏帝。又孙腾带仗入省，擅杀御史。并亡来奔。称魏帝挝舍人梁续于前，光禄少卿元子干攘臂击之，谓腾曰：“语尔高王，元家儿拳正如此。”领军娄昭辞疾归晋阳。魏帝于是以斛斯椿兼领军，分置督将及河南、关西诸刺史。华山王鸷在徐州，神武使邸珍夺其管籥。建州刺史韩贤、济州刺史蔡俊皆神武同义，魏帝忌之。故省建州以去贤，使御史中尉慕容俊察俊罪，以开府贾显智为济州。俊拒之，魏帝逾怒。

五月下诏，云将征句吴，发河南诸州兵，增宿卫，守河桥。六月丁巳，魏帝密诏神武曰：“宇文黑獭自平破秦、陇，多求非分，脱有变诈，事资经略。但表启未全背戾，进讨事涉扑扑，遂召群臣，议其可否。佞言假称南伐，内外戒严，一则防黑獭不虞，二则可威吴楚。”时魏帝将伐神武，神武部署将帅，虑疑，故有此诏。神武乃表曰：“荆州绾接蛮左，密迩畿服，关陇恃远，将有逆图。臣今潜勒兵马三万，拟从河东而渡；又遣恒州刺史库狄干、瀛州刺史郭琼、汾州刺史斛律金、前武卫将

军彭乐拟兵四万，从其来违津渡；遣领军将军娄昭、相州刺史奚泰、前瀛州刺史尧雄、并州刺史高隆之拟兵五万，以讨荆州；遣冀州刺史尉景、前冀州刺史高敖曹、济州刺史蔡俊、前侍中封隆之拟山东兵七万、突骑五万，以征江左。皆约所部，伏听处分。”魏帝知觉其变，乃出神武表，命群官议之，欲止神武诸军。神武乃集在州僚佐，令其博议，还以表闻。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：“臣为嬖佞所间，陛下一旦赐疑，今猖狂之罪，尔朱时讨。臣若不尽诚竭节，敢负陛下，则使身受天殃，子孙殄绝。陛下若垂信赤心，使干戈不动，佞臣一二人愿斟量废出。”辛未，帝复录在京文武议意以答神武，使舍人温子升草敕。子升逡巡未敢作，帝据胡床，拔剑作色。子升乃为敕曰：

前持心血，远以示王，深冀彼此共相体悉，而不良之徒坐生间贰。近孙腾仓卒向彼，致使闻者疑有异谋，故遣御史中尉慕容俊具申朕怀。今得王启，言誓恳恻，反覆思之，犹所未解。以朕眇身，遇王武略，不劳尺刃，坐为天子，所谓生我者父母，贵我者高王。今若无事背王。规相攻讨，则使身及子孙，还如王誓。皇天后土，实闻此言。近虑宇文为乱，贺拔胜应之，故慕容严欲与王俱为声援。宇文今日使者相望，观其所为，更无异迹。贺拔在南，开拓边境，为国立功，念无可责。君若欲分讨，何以为辞？东南不宾，为日已久，先朝已来，置之度外。今天下户口减半，未宜穷兵极武。朕既暗昧，不知佞人是谁，可列其姓名，令朕知也。如闻庠狄干语王云：“本欲取懦弱者为王，王无事立此长君，使其不可驾御，今但作十五日行，自可废之，更立余者。”如此议论，自是王间勋人，岂出佞臣之口？去岁封隆之背叛，今年孙腾逃走，不罪不送，谁不怪王！腾既为祸始，曾无愧惧，王若事君尽诚，何不斩送二首。王虽启图西去，而四道俱进，或欲南度洛阳，或欲东临江左，言之者犹应自怪，

闻之者宁能不疑？王若守诚不贰，晏然居北，在此虽有百万之众，终无图彼之心。王脱信邪弃义，举旗南指，纵无匹马只轮，犹欲奋空拳而争死。朕本寡德，王已立之，百姓无知，或谓实可。若为他所图，则彰朕之恶，假令还为王杀，幽辱齏粉，了无遗恨。何者？王既以德见推，以义见举，一朝背德舍义，便是过有所归。本望君臣一体，若合符契，不图今日，分疏到此。古语云：“越人射我，笑而道之；吾兄射我，泣而道之。”朕既亲王，情如兄弟，所以投笔拊膺，不觉歔歔。

初，神武自京师将北，以为洛阳久经丧乱，王气衰尽，虽有山河之固，土地褊狭，不如邺，请迁都。魏帝曰：“高祖定鼎河洛，为永永之基，经营制度，至世宗乃毕。王既功在社稷，宜遵太和旧事。”神武奉诏，至是复谋焉。遣三千骑镇建兴，益河东及济州兵，于白沟虏船不听向洛，诸州和余粟运入邺城。魏帝又敕神武曰：“王若厌伏人情，杜绝物议，唯有归河东之兵，罢建兴之戍，送相州之粟，追济州之军，令蔡俊受代，使邸珍出徐，止戈散马，各事家业。脱须粮廩，别遣转输，则谗人结舌，疑悔不生。王高枕太原，朕垂拱京洛，终不举足渡河，以干戈相指。王若马首南向，问鼎轻重，朕虽无武，欲止不能，必为社稷宗庙出万死之策。决在于王，非朕能定，为山止篲，相为惜之。”魏帝时以任祥为兼尚书左仆射，加开府，祥弃官走至河北，据郡待神武。魏帝乃敕文武官北来者任去留，下诏罪状神武，为北伐经营。神武亦勒马宣告曰：“孤偶尔朱擅权，举大义于四海，奉戴主上，义贯幽明。横为斛斯椿谗构，以诚节为逆首。昔赵鞅兴晋阳之甲，诛君侧恶人，今者南迈，诛椿而已。”以高昂为前锋，曰：“若用司空言，岂有今日之举！”司马子如答神武曰：“本欲立小者，正为此耳。”

魏帝征兵关右，召贺拔胜赴行在所，遣大行台长孙承业、

大都督颍川王斌之、斛斯椿共镇武牢，汝阳王暹镇石济，行台长孙子彦帅前恒农太守元洪略镇陕，贾显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寿伐蔡俊。神武使窦泰与左厢大都督莫多娄贷文逆显智，韩贤逆暹。元寿军降。泰、贷文与显智遇于长寿津，显智阴约降，引军退。军司元玄觉之，驰还。请益师。魏帝遣大都督侯几绍赴之。战于滑台东，显智以军降，绍死之。七月，魏帝躬率大众屯河桥。神武至河北十余里，再遣口申诚款，魏帝不报。神武乃引军渡河。魏帝问计于群臣，或云南依贺拔胜，或云西就关中，或云守洛口死战。未决。而元斌之与斛斯椿争权不睦，斌之弃椿径还，给帝云：“神武兵至。”即日，魏帝逊于长安。己酉，神武入洛阳，停于永宁寺。

八月甲寅，召集百官，谓曰：“为臣奉主，匡救危乱，若处不谏争，出不陪随，缓则耽宠争荣，急便逃窜，臣节安在？”遂收开府仪同三司叱列延庆、兼尚书左仆射辛雄、兼吏部尚书崔孝芬、都官尚书刘廞、兼度支尚书杨机、散骑常侍元士弼并杀之，诛其貳也。士弼籍没家口。神武以万机不可旷废，乃与百僚议以清河王亶为大司马，居尚书下舍而承制决事焉。王称警蹕，神武丑之。神武寻至恒农，遂西克潼关，执毛洪宾。进军长城，龙门都督薛崇礼降。神武退舍河东，命行台尚书长史薛瑜守潼关，大都督库狄温守封陵。于蒲津西岸筑城，守华州，以薛绍宗为刺史，高昂行豫州事。神武自发晋阳，至此凡四十启，魏帝皆不答。九月庚寅，神武还于洛阳，乃遣僧道荣奉表关中，又不答。乃集百僚四门耆老，议所推立。以为自孝昌丧乱，国统中绝，神主靡依，昭穆失序。永安以孝文为伯考，永熙迁孝明于夹室，业丧祚短，职此之由。遂议立清河王世子善见。议定，白清河王。王曰：“天子无父，苟使儿立，不惜余生。”乃立之，是为孝静帝。魏于是始分为二。

神武以孝武既西，恐逼崤、陕，洛阳复在河外，接近梁境，如向晋阳，形势不能相接，乃议迁邺，护军祖莹赞焉。诏下三日，车驾便发，户四十万狼狽就道。神武留洛阳部分，事毕还晋阳。自是军国政务，皆归相府。先是童谣曰：“可怜青雀子，飞来邺城里，羽翮垂欲成，化作鸚鵡子。”好事者窃言，雀子谓魏帝清河王子，鸚鵡谓神武也。

初，孝昌中，山胡刘蠡升自称天子，年号神嘉，居云阳谷，西土岁被其寇，谓之胡荒。二年正月，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拥众内属，神武迎纳之。壬戌，神武袭击刘蠡升，大破之。己巳，魏帝褒诏，以神武为相国，假黄钺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。神武固辞。三月，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，候其不设备，辛酉，潜师袭之。其北部王斩蠡升首以送。其众复立其子南海王，神武进击之，又获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、北海王、皇后公卿已下四百余人，胡、魏五万户。壬申，神武朝于邺。四月，神武请给迁人廩各有差。九月甲寅，神武以州郡县官多乖法，请出使问人疾苦。

三年正月甲子，神武帅库狄干等万骑袭西魏夏州，身不火食，四日而至。缚槊为梯，夜入其城，禽其刺史费也头斛拔俄弥突，因而用之。留都督张琼以镇守，迁其部落五千户以归。西魏灵州刺史曹泥与其婿凉州刺史刘丰遣使请内属。周文围泥，水灌其城，不没者四尺。神武命阿至罗发骑三万径度灵州，绕出西军后，获马五十匹，西师乃退。神武率骑迎泥、丰生，拔其遗户五千以归，复泥官爵。魏帝诏加神武九锡，固让乃止。二月，神武令阿至罗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拔，神武以众应之。六月甲午，普拔与其子太宰受洛干、豳州刺史叱干宝乐、右卫将军破六韩常及督将三百余人拥部来降。八月丁亥，神武请均斗尺，班于天下。九月辛亥，汾州胡王迢触、曹貳龙

聚众反，署立百官，年号平都。神武讨平之。十二月丁丑，神武自晋阳西讨，遣兼仆射行台汝阳王暹、司徒高昂等趣上洛，大都督窦泰入自潼关。

四年正月癸丑，窦泰军败自杀。神武次蒲津，以冰薄不得赴救，乃班师。高昂攻克上洛。二月乙酉，神武以并、肆、汾、建、晋、东雍、南汾、泰、陕九州霜旱，人饥流散，请所在开仓赈给。六月壬申，神武如天池，获瑞石，隐起成文曰“六王三川”。十月壬辰，神武西讨，自蒲津济，众二十万。周文军于沙苑。神武以地厄少却，西人鼓噪而进，军大乱，弃器甲十有八万，神武跨橐驼，候船以归。

元象元年三月辛酉，神武固请解丞相，魏帝许之。四月庚寅，神武朝于邺，壬辰，还晋阳。请开酒禁，并赈恤宿卫武官。七月壬午，行台侯景、司徒高昂围西魏将独孤信于金墉，西魏帝及周文并来赴救。大都督库狄干帅诸将前驱，神武总众继进。八月辛卯，战于河阴，大破西魏军，俘获数万。司徒高昂、大都督李猛、宋显死之。西师之败，独孤信先入关，周文留其都督长孙子彦守金墉，遂烧营以遁。神武遣兵追奔，至崤，不及而还。初，神武知西师来侵，自晋阳帅众驰赴，至孟津，未济，而军有胜负。既而神武渡河，子彦亦弃城走，神武遂毁金墉而还。十一月庚午，神武朝于京师。十二月壬辰，还晋阳。

兴和元年七月丁丑，魏帝进神武为相国、录尚书事，固让乃止。十一月乙丑，神武以新宫成，朝于邺。魏帝与神武燕射，神武降阶称贺，又辞渤海王及都督中外诸军事，诏不许。十二月戊戌，神武还晋阳。

二年十二月，阿至罗别部遣使请降。神武帅众迎之，出武州塞，不见，大猎而还。

三年五月，神武巡北境，使使与蠕蠕通和。

四年五月辛巳，神武朝邺，请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，明扬侧陋，纳谏屏邪，亲理狱讼，褒黜勤怠；牧守有愆，节级相坐；椒掖之内，进御以序；后园鹰犬，悉皆弃之。六月甲辰，神武还晋阳。九月，神武西征。十月己亥，围西魏仪同三司王思政于玉壁城，欲以致敌，西师不敢出。十一月癸未，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，乃班师。

武定元年二月壬申，北豫州刺史高慎据武牢西叛。三月壬辰，周文率众援高慎，围河桥南城。戊申，神武大败之于芒山，擒西魏督将已下四百余人，俘斩六万计。是时军士有盗杀驴者，军令应死，神武弗杀，将至并州决之。明日复战，奔西军，告神武所在。西师尽锐来攻，众溃，神武失马，赫连阳顺下马以授神武，与苍头冯文洛扶上俱走，从者步骑六七人。追骑至，亲信都督尉兴庆曰：“王去矣，兴庆腰边百箭，足杀百人。”神武勉之曰：“事济，以尔为怀州，若死，则用尔子。”兴庆曰：“儿小，愿用兄。”许之。兴庆斗，矢尽而死。西魏太师贺拔胜以十三骑逐神武，河州刺史刘丰射中其二。胜槊将中神武，段孝先横射胜马殪，遂免。豫、洛二州平。神武使刘丰追奔，拓地至弘农而还。七月，神武贻周文书，责以杀孝武之罪。八月辛未，魏帝诏神武为相国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，余如故，固辞乃止。是月，神武命于肆州北山筑城，西自马陵戍，东至土陞，四十日罢。十二月己卯，神武朝京师，庚辰，还晋阳。二年三月癸巳，神武巡行冀、定二州，因朝京师。以冬春亢旱，请蠲悬责，赈穷乏，宥死罪以下。又请授老人板职各有差。四月丙辰，神武还晋阳。十一月，神武讨山胡，破平之，俘获万余户口，分配诸州。

三年正月甲午，开府仪同三司尔朱文畅、开府司马任胄、都督郑仲礼、中府主簿李世林、前开府参军房子远等谋贼神武，

因十五日夜打簇，怀刃而入，其党薛季孝以告，并伏诛。丁未，神武请于并州置晋阳宫，以处配口。三月乙未，神武朝邺，丙午，还晋阳。十月丁卯，神武上言，幽、安、定三州北接奚、蠕蠕，请于险要修立城戍以防之，躬自临覆，莫不严固。乙未，神武请释芒山俘桎梏，配以民间寡妇。

四年八月癸巳，神武将西伐，自邺会兵于晋阳。殿中将军曹魏祖曰：“不可。今八月西方王，以死气逆生气，为客不利，主人则可。兵果行，伤大将军。”神武不从。自东、西魏构兵，邺下每先有黄黑蚁阵斗，占者以为黄者东魏戎衣色，黑者西魏戎衣色，人间以此候胜负。是时黄蚁尽死。九月，神武围玉壁以挑西师，不敢应。西魏晋州刺史韦孝宽守玉壁，城中出铁面，神武使元盗射之，每中其目。用李业兴孤虚术，萃其北。北，天险也。乃起土山，凿十道，又于东面凿二十一道以攻之。城中无水，汲于汾。神武使移汾，一夜而毕。孝宽夺据土山，顿军五旬，城不拔，死者七万人，聚为一冢。有星坠于神武营，众驴并鸣，士皆警惧。神武有疾。十一月庚子，舆疾班师。庚戌，遣太原公洋镇邺。辛亥，征世子澄至晋阳。有恶鸟集亭树，世子使斛律光射杀之。己卯，神武以无功，表解都督中外诸军事，魏帝优诏许之。是时西魏言神武中弩，神武闻之，乃勉坐见诸贵，使斛律金作《敕勒歌》，神武自和之，哀感流涕。

侯景素轻世子，尝谓司马子如曰：“王在，吾不敢有异，王无，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。”子如掩其口。至是，世子为神武书召景。景先与神武约：得书，书背微点，乃来。书至，无点，景不至。又闻神武疾，遂拥兵自固。神武谓世子曰：“我虽疾，尔面更有余忧色，何也？”世子未对。又问曰：“岂非忧侯景叛耶？”曰：“然。神武曰：“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，常有飞扬跋扈志，顾我能养，岂为汝驾御也！今四方未